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

《论语》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。

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长乎尔，毋吾以也。居则曰：‘不吾知也。’如或知尔，则何以哉？”

子路率尔而对曰：“千乘之国，摄乎大国之间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；由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

夫子哂之。

“求！尔何如？”

对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。”

“赤！尔何如？”

对曰：“非曰能之，愿学焉。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”

“点！尔何如？”

鼓瑟希，铿尔，舍瑟而作，对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撰。”

子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。”

曰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

夫子喟然叹曰：“吾与点也！”

三子者出，曾皙后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”

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

曰：“为国以礼，其言不让，是故哂之。”

“唯求则非邦也与？”

“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”

“唯赤则非邦也与？”

“宗庙会同，非诸侯而何？赤也为之小，孰能为之大？”

### 【参考译文】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在孔子近旁陪坐。

孔子说：“因为我（年纪）比你们大一点，（你们）不要（因）我（年长）就不敢说话了。（你们）平日说：‘（国君）不了解我啊！’假如有人了解你们，那么（你们）打算怎么（做）呢？”

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：“有一千辆兵车的（中等）诸侯国，夹在（几个）大国的中间，有（别国）军队来攻打它，接下来国内又有饥荒；（如果让）我治理这个国家，等到三年，就可以使（人人都）有勇气，而且懂得合乎礼义的行事准则。”

孔子对他微微一笑。

“冉求！你怎么样？”

（冉有）回答说：“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（的小国），（如果让）我去治理，等到三年，可以使人民富足。至于礼乐教化，（自己的能力是不够的，）那就得等待君子（来推行了）。”

“公西赤！你怎么样？”

（公西华）回答说：“不敢说（我）能胜任，但是愿意在这方面学习。诸侯祭祀祖先的事，或者诸侯朝见天子，（我愿意）穿着礼服，戴着礼帽，做（一个）小司仪。”

“曾点！你怎么样？”

（曾皙）弹奏瑟的声音（接近尾声，渐渐）稀疏，铿的一声，把瑟放下，站起来，回答说：“（我）和他们三人（为政）的才能不一样。”

孔子说：“有什么关系呢？（不过是）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。”

（曾皙）说：“暮春时节，（天气渐暖，不必频繁换衣，）春天的衣服已经穿定了。成年人五六个，少年六七个，到沂水去洗洗澡，在舞雩台上吹吹风，唱着歌回家。”

孔子叹息说：“我赞成曾点啊！”

子路、冉有、公西华都出去了，曾皙最后走。曾皙问（孔子）：“那三位的话怎么样？”

孔子说：“（不过是）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！”

（曾皙）问道：“您为什么笑仲由呢？”

（孔子）说：“治国要用礼，（可是）他的话毫不谦让，所以笑笑他。”

（曾皙又问道：）“（难道）冉求（讲的）不是国家的事吗？”

（孔子说：）“怎见得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就不是国家呢？”

（曾皙又问道：）“（难道）公西赤（讲的）不是国家的事吗？”

（孔子说：）“宗庙祭祀、朝见天子，不是诸侯国（的事）又是什么呢？（如果）公西华（只能替诸侯）做（一个）小司仪，那么谁能做大司仪呢？”